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八

甲子會紀摘論

黃帝至三代論

夫易有太極陰陽盡之矣有陰陽斯有天地有天地斯有人有物有事惟陽一而陰二是故陽少而陰多以言乎天則晴霽少而晦冥多以言乎地則平夷少而險隘多以言乎人則君子少而小人多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然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謂非有感於此哉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孰不謂洽穆淳龎之世而純

陽之會也然蚩尤作亂于摯荒淫四凶未去三苗不庭而朱明嚚頑象傲均劣又且紛然雜出矣迨至三代享國最號長久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然禹在位十年啓纔九年自是太康遭有窮之拒仲康值羲和之叛相罹寒浞之篡少康中興雖云不失舊物杼槐繼之不復振作而綿延以至桀亡中間求若禹啓之時蓋無幾也殷有天下六百二十九年湯在位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初亦不免顚覆典刑桐宮悔過一再傳而至雍巳商道寖衰諸侯不至既自仲丁以至陽甲外叛內亂比及九世雖太戊祖乙盤庚武

丁後先間出紹復先王而武乙帝乙相繼無道迄于紂亡中間求若創業中興之盛時蓋亦無幾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末受命在位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是七十年間可謂盛矣然成王始政三監倡亂四國流言殺武辟管囚蔡降霍其擾擾靡寧蓋已居半及昭王南征不復穆王盤游無度歷懿孝以至夷王下堂受覲厲王出流于彘宣王繼立甫稱中興而黃鳥圻父之詩旋亦並作無何幽王被弑平王東遷天子威令下侔諸侯秦楚吳越爭衡上國尚賴齊桓晉文迭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蓋謂此也至威烈王時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分晉遂命爲諸侯而周室徒寄空名于天下降至赧王徙於西周二周分治天下大亂裂爲十二離爲七國而周之土地人民曾不足以比强國之大夫於是秦昭襄弃西周而赧王入秦盡獻其地其後七年秦莊襄遂滅東周并其空名而亡之矣雖云歷年八百而全盛之時又幾何哉嗚呼黄虞三代至治之世也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至聖之君也其時有消長世有升降若是焉者何也黄虞已末陽極而亢三代午初陰漸以升亦氣候之不能

自巳者也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能成其治而嗣之者稍有不然遂不能不底於亂也故邵子曰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由此觀之天人之際豈其微哉

秦漢至宋元論

秦莊襄滅東周至吕政并天下壞井田封建焚詩書坑學士不惟王者之迹熄而五霸之政亦澌滅無遺周末之亂於斯爲極不必究論漢有天下四百三年三代而下此其享國長久者也高帝在位十二年雖

曰除秦苛法而安於馬上之習天下猶未得蒙至治之澤惠帝七年吕后稱制文景相繼三十九年間節用阜民天下富庶可謂太平無事之時矣然一則雜黄老而政多姑息一則任刑名而大臣多不善終舒慘失均猶未免一夫不獲之辜也武帝雄才畧而窮兵黷武昭帝少聰慧而享年弗永宣帝雖曰任用循良厲精圖治而用恭顯任許史殺趙蓋韓楊啓釁召亂之端作矣自是而元成寖衰哀平短祚王莽乗之簒位是西漢雖二百十一年而文景之治蓋不多見也光武再造漢室解莽煩寄明帝臨雍養老章帝賑

饑省刑三君相繼六十二年亦斯民更生之日也然明帝操切少容章帝優柔不斷比之文景之治猶未之逮而病則一矣和殤安順之際廢置予奪悉由中官外戚孝冲在襁褓之中質帝受跋扈之弑陵夷至於桓靈黨錮獄興黄巾賊起曹操乘之遂移漢鼎是東漢雖一百九十年而建武永初之治不及三之一也自是魏曹丕吳孫權漢劉備三國鼎立日尋干戈以至六朝迭興五胡紛擾中間雖稱劉宋元嘉之政不久盡入於魏而南北朝並稱迨於楊隋垂五百年生民靡爛可勝悼哉唐有天下二百八十九年太宗

貞觀之治雖卓冠一時而不免於雜夷高宗之世水旱蟲蝗日食星變層見疊出中宗被廢遭弑武后稱制者二十二年玄宗僅有開元之治而天寶怠荒竟致播遷幾於亡國肅宗復位於靈武聽藩鎮專恣遂失河北德宗相盧杞裴延齡順宗用王伾王叔文憲宗克蔡而驕穆宗再失河朔敬宗身殘奄豎文宗受制家奴武宗宣宗稍知振起而皆殞於金丹懿宗之驕奢僖宗之昏懦卒之朱溫肆逆而昭宗受弑哀帝尋廢唐遂亡矣雖歷二百八十九年計如貞觀開元之時蓋無幾也自是朱溫以盜賊而爲梁李克

用以沙陀之種而爲唐石敬塘借兵契丹以爲晉劉知遠以晉陽贅婿而爲漢郭威以黥卒而爲周五十三年間置君若奕碁而當時之民猶棲苴浮於木末其爲生蓋岌岌乎其蹙矣宋有天下三百二十年藝祖太宗以次削平僭僞真宗亦號守成之主然丁謂王欽若輩用事而天書封禪之紛紛民何以堪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恭儉恒如一日史稱其財以不畜爲富刑以不殺爲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而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比漢文景唐太宗之時蓋又過之其言似亦不誣然自今觀之母后專政十有一年元昊陸

叛于西夏儂智高僭號于廣源契丹求地歲幣日增而慶曆之相呂夷簡晏殊人品已卑若夏竦陳執中者則市井無賴又惡在其爲君子滿朝也英宗享國僅四年而杜鵑鳴于洛陽邵雍蓋已慮之神宗欲大有爲而相王安石偏執獨斷以周召自負而熙寧元豐之政職爲亂階哲宗幼冲即位而司馬光復相元祐初盡反熙豐之政既而章惇呂惠卿復用而紹述之議旋作迨至徽宗蔡京爲相立元祐黨碑而善類銷亡馴致金人大寇傳位欽宗卒之京城陷而父子北轅宋事去矣高宗定都臨安唯事和議而江淮以

北畫爲左衽孝宗銳志恢復而一時士夫方以矯激沽譽爲清高而不能趨事赴功以成其志光宗制於悍后寧宗蔽於韓史理宗雖崇尚儒學而史彌遠爲相日與蒙古尋盟江淮之間迄無寧日及相賈似道而稱臣割地喪圖苟延度宗恭帝之時州郡相率降虜端宗奔亡帝昺赴海崖山舟覆而宋遂亡矣自陳橋得國以至南渡前後雖三百二十年計其安寧無事之日曾幾何哉及胡元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華夏腥膻胥爲夷狄此又窮陰極否之候也履霜堅冰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不有我　祖天地不將晦蝕乎

哉嗚呼二氣運行迭相摩盪陰常有餘陽常不足蓋
嘗考之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開闢至黃虞
已歷六會十有八運黃虞以前治亂靡得而詳自夏
禹即位之甲戌至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為午會之
一運六年乙酉以至於今交午會之二運而治不勝
亂已大都如此唯聖君賢相為能扶陽抑陰以斡旋
元化庶幾維持於不壞而氣候所值猶不能支矧縱
陰閉陽其又何所不至也余尚論世數而會紀甲子
繫茲一嘅凡我君子志於為民立命為世開太平者
可不重念之哉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十九

四書人物考摘論

神農

洪荒之世人物鮮少民未滋僞有君在上不必百官有司而自可治也與民並耕詎謂非神農之言耶但後世則異然矣

堯

天生民而作之君是君者代天以生民者也故稱之曰天子夫天天下大矣生民衆矣而生生之道乃繫於一人之身其責任不大艱難矣哉余觀尚書載堯浴

四岳以巽位而自叙在位七十載蓋言耄期倦勤非避難也四岳自言德忝帝位而師錫有鰥在下之虞舜蓋言帝責之難稱而唯有德者斯足以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心氣象如何哉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為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以為高也後世視君位為富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上天生民之初意於是莽操懿温之徒紛紛接跡於天下而上古之逃隱者斯擅其高矣

舜

史遷謂學者多稱五帝而尚書獨載堯以來事蓋傳

信也然其時去洪荒之世未遠風教固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但仲尼謂舜無爲而治今觀舜典所載封山濬川咨岳命官諸所有事經法具備擬之堯時益加詳焉則其所謂無爲者夫豈清淨玄默爾哉蓋其所作爲者一皆順則因物非有所作爲於其間也斯之謂無爲也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弗可及也已

禹

余嘗觀山海經徧載六合之外謂郭景純之傳疑也及觀吳越春秋載黃帝中經藏於宛委山中禹東巡

得之因通水理遂周游五嶽四瀆殊方異域使益疏記之豈山海經固亦有所自乎余登稽山及過河東夏縣至今閭里父老咸稱神禹不然何以神之也且古者司職方掌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因而名而至人之經往往藏于名山大川固未可全謂其無據也孔安國輩乃泥河出圖洛出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文遂有龍馬神龜之説斯殆幾於附會矣而帝王世紀亦云大禹治水時神龜册甲青文負書出于洛水世遂襲以爲然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湯

余聞之堯時有許由虞時有石戸之農北人無擇夏時有卞隨務光自後世說者疑其過高往往謂諸子之寓言也不知上古之時以君治爲勞而不以君位爲樂自非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鮮不視之爲累性殞命之具不啻若懸疣附贅而已固宜其逃死而不受也不然箕山至今有許由冢潁川盧水之人則尚傳隨光之跡豈無自歟史遷高其義而惜其文辭不少槩見噫亦何必以文辭爲哉用是而觀湯之伐桀益以見其非得已也

文王

文王治岐即今鳳翔而鳳縣成縣皆其地也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則文王治岐地固廣遠矣其遷都于豐則今鄠縣余至鄠訪諸舊迹田野皆稱惟有西伯靈臺遺址在耳可見文王之未嘗稱王而鄉老之所傳稱雖千百年而不易也商書西伯戡黎黎爲畿內諸侯非西伯之所得討者此盖武王時事武未伐商襲爵如故况文王乎今詩文王之什一則曰王二則曰王要皆周公制作時追王之辭也

武王

蘇子瞻謂武王非聖人也以其黄鉞斬紂也夫師曠有言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哉必不然矣是以生聖人以作之君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故孔子繫易之彖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孟軻氏曰未聞弑君也嗚呼微哉武王於是乎聖人矣

啓

余聞之以上討下之謂征彼此相敵之謂戰是故春秋有戰而無征以其皆敵國也若虞之於苗仲康之於羲和則征矣而非戰也有扈諸侯也啓君也以天

子討諸侯而孔子序書乃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有若敵國然者何也啓失之也古者天子有六卿諸侯有罪則奉辭以討之天子弗躬也某戎不道定王伐之爲戎所敗春秋書曰王師敗績於某戎言王者之師非戎之所可敗自取之也啓失其御乃至遷廟而臨於小國之侯以至大戰而不勝君子以是知夏德之將衰矣甘誓之書所以及戰而不一及成敗者以成敗不足言也然則聖人於此可刪而反著之豈惟傷之哉又將以爲後世戒也嗚呼啓賢君也而有此世道升降之幾此亦可以觀矣

太甲

書稱成湯之聖唯在改過不吝若太甲之賢可謂繩其祖武矣戰國好事造言而竹書遂有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致以杜預之博雅猶不能無疑於此而遂謂伏生之昏妄則世之誣罔者又可以一二辨哉

高宗

高宗得傳說於夢寐之中固其求賢圖治之心切而精誠感通之極然亦雲龍風虎以類相從其幾自不能已也漢文帝亦後世之賢君也顧夢而得鄧通焉

何哉豈其擯賈誼而不用而心術之微固有不可知者在歟抑世道升降之幾有天者存非人之所能爲也

桀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桀不悔過而悔不殺湯可謂之死不悟者矣向使悔過改圖則湯固桀之賢臣將輔興禹業祀夏配天不啻若少康之靡也嗚條之戰南巢之放豈其得已哉觀其言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其心直恫切而有餘悲矣

紂

玄王啓商成湯代夏迄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戴商厥惟舊矣最後帝乙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立紂亡殷此雖天命有在而審於經權賢否之間者不無遺恨矣故昔人曰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旨哉

厲

嗚呼厲王初政荆楚畏服豈不亦卓有可觀哉迨榮夷公導之利心一萌雖有芮良夫之忠諫召穆公之世臣不相入矣卒至民畔而奔於彘以死不有穆公則宣王亦幾於不免噫利之爲害大矣人君之用人

可不慎諸

幽

余誦白華小弁十月之交之詩大都爲幽王作也而究其厲階則褒姒實生之回視桀之妹喜紂之妲巳其事類也驪山之及豈其微哉柰何唐之明皇猶於玆山縱華清之樂卒致腥膻汚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幾於犬戎之禍矣邇諸生從余過臨潼衆請温泉而浴焉余謂之曰有吾與點也之意此與沂水何異不然則不當一涉其流也

稷

烝民粒食蓋始于稷而周之王業寔唯肇焉余於稷而歷觀周之世德知周之所以王也后稷兒時幾于棄矣不窋不得于官而犇戎狄古公迫於戎狄去邠遷岐太伯之吳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猶還師以需紂之改行大率皆讓道也讓也者謙而虛也謙則益虛則盈周之所以王也太伯讓而吳人歸之遂成吳國厥後季札亦以國讓而獲躋上壽令聞長世天之報施不爽矣如此而猶不奪不厭卒底敗亡者亦獨何哉

契

余涉太華之陽過上洛商州見士民猶祀契而因稱相土之賢頌冥之功也及往復沮漆邠涇圯地迫岐豐鳳翔之間父老仍陶穴以處猶嘖嘖追言后稷公劉古公時事乃知湯武之王而稷契之上祀配天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卜世之長歷年之久固其宜矣向使爲之子孫者能念厥祖則殷周雖至今存焉可也

益

按金履祥曰尚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刋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

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
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
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别有栢翳其功
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五帝本紀言益見秦
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决故於陳杞世家叙
栢翳與伯益爲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
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栢翳爲
皐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于西臧
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
隤敳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昌從而薦之

乎此其所以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辭也

伊尹

余聞之曰臣道無貳又曰臣而有作福作威者凶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貳矣乎放太甲復太甲不威福矣乎然卒能相湯伐夏以成商業而克有令終者何也良由其心純乎道義而一德格于皇天一介不輕取予而素行孚于衆志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其放太甲也復太甲也固終湯之事也無非所以盡人臣之分也若漢霍氏之徒豈知此哉其及宜矣抑余過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卽上古空桑氏之都也至今人

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乃謂伊尹之毋化爲空
桑伊尹生其中固已大妄而唐傅奕乃曰蕭瑀不生於
空桑而遵無父之教謂空桑若枯桑然抑又謬矣

傅說

余觀傅說遇高宗以夢呂望遇文王以卜非人薦之
而神寔通之此蓋時泰道行之幾信有不能以自已
者也不然則雖五就如伊尹終將醜夏貴戚如箕子
甘於明夷矣矧踈賤之若是乎

微子啓

余觀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子由古史

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即抱祭器以歸周夫潔身以去可也急于歸周則非仁人之所忍也傳文謂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亦非亡國之君何爲其然也若果如二家之説則武王之封殷後當于微子而不于武庚矣奚待武庚既叛而後命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而決非宗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

箕子

嗚呼哀哉箕子也始則被髮佯狂以自辱繼則感故殷墟而自傷此其情固悼故主之沉溺悲宗社之淪

亡也然乃不讐武王而爲之陳洪範者何哉蓋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拳拳經萬世之心則又不知孰爲殷而孰爲周也故易之明夷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非天下之至聖而與天爲一者其孰能與於此

比干

比干之死人皆知其仁唯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或有疑之者孔子曰殷有三仁而序微箕於比干之上嗚呼其指微矣

周公

余至咸陽登畢郢原謁文武陵及周公之墓徘徊者久之曰嗟乎周公之德何其至哉人嘗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夫其雷電以風天固不容僞矣成王葬公於畢賜魯重祭而始終不敢臣周公人亦豈容僞哉是故人臣唯患不為周公不患人之無所不至也

太公望

余過磻溪謁姜太公廟見郭思恭作廟記有曰公之功業昭於時名聲垂於後蓋君臣際會其道合其事行也不然老于巉巖清泚之間亦常人而已及觀戰

國策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棄傭文王用之而王由是觀之士之窮達特係於遇不遇何如耳嗚呼余感於斯而究公之歷履當是之時公已年垂九十矣豈不亦岌岌矣哉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余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皆文王時虞官也鄭玄曰成王時人劉向曰宣王時人豈亦未之考與

魯公伯禽

周公得三士於千百人之中而以之爲伯禽之傅因戒其無以魯國驕人向使千百人不至則三士不可得矣是以知得士之難而不敢驕人也若後世則謂千百人中僅有三士秖以見士之不足貴而可驕也噫其亦異乎周公之用心矣

昭公

昭公之不君固也三家北面爲臣覬攻昭公奔播失國雖以齊晉大國屢欲納之而見沮竟卒於乾侯凡以始於讒而成於賂也噫讒賂之爲天下害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定公

余嘗觀定公之立也春秋不書正月是政在季氏則旣不得正其始矣及觀晉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爲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嗚呼史墨其知言哉夫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其又奚足論耶

哀公

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尊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於孔子之誄則知哀而稱尼父於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爲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没者在也

繆公

嗚呼魯自襄昭定哀之時已爲三家所制削弱甚矣繆公雖不能大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亦當時所僅見[illegible]公儀子之廉又得爲相之道是以崎嶇強暴之間[illegible]平陸之勝逆於共公猶能伐齊以復陽關

魯竟與戰國相終始觀諸列國蓋後亡者未必非繆
公延之也淳于髡乃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
而魯之削也滋甚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此之謂也

平公

平公於六國僭王之時乃獨稱公且因樂正子爲政
而欲見孟子此其爲善之幾蓋可與也臧倉一沮雖
以樂正子之言而不能入自是平公止於平公魯遂
一僨而不起是固非人之所能然不亦大可惜也

齊桓公

一桓公也用管仲鮑叔隰朋則以奔播之餘而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用豎刁易牙開方則以五霸之長而身死無歸幾於不殯人才之關繫也一至此哉

景公

齊景公庸君也然猶能納晏子之言以顯名於諸侯晏子亡而景公於是乎不君矣繼嗣不明以啓陳恒之亂而卒致姜呂之覆祀也誰寔爲之哉

簡公

易曰子弒其父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田常不足論也簡公早從御鞅之言猶恐不免臨難而悔何及哉

晉文公

余觀晉文春秋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

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覇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由是觀之雖其譎而不正固能權以濟事以成覇業而周之僅存民不胥於夷者猶必賴之也向若莽操懿溫之譎則偷取攘竊將靡不至矣又惡知所謂一時之權萬世之利哉

晉平公

平公晉之庸君也晉至平公亦岌岌乎其殆矣然猶數傳而後亡者無乃亦因人言而敬賢緩役屏樂納諫故歟

秦繆公

繆公卒塟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預焉秦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强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況收其良臣而從死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

即命聖王同之令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衛靈公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反覆於衛者豈直其接遇以禮哉嘗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公朝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衛無游放之士又有士曰慶足

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

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

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丘以

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子產適

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子之所以不與衛絶者

豈亦以是也乎

衛孝公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而朱子疑其爲出公者則恐

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衛人欲立公子郢郢再三

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爲而上窺伯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冉有公養之禮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爲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爲哉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越句踐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乂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㸃其能用范蠡欲毋顯得乎

虞公

余過陝州平陸縣之東北有故虞城在徘徊㦊吁者久之曰嗟乎虞公則誠愚矣彼晉獻何爲者哉嬖驪姬以亂晉而顧猶滅同姓之國其愚抑又甚焉矣

陳侯周

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積久而後歸也後儒固多疑之噫此豈衆人之所能識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固行健而不息者苟可與焉削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之心可想見也若其所嘗言者乃爲未至於聖者立則耳遂執是以擬夫子夫子又何辭

哉夫子嘗因子路君子不入之問不過曰然有是言也

梁惠王

太史公謂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無益也余以為不然向使惠王時得一孟子而任之則魏必為政於天下矣何有於秦哉乃既不能用孟子又不能知衛鞅胥失之矣迨其既滅於秦而説者咎其後人不能用信陵君故國削弱以至於亡此則緩之乎論魏矣

齊宣王

宣王大國之强諸侯也默然於顏斶之言謝罪於王斗之說於是稷下學士咸顒顒向風豈不亦好士之君哉然孟子三見而不能用三宿出晝而不能追道之不行而齊之不王也信非人之所能也

燕子噲

堯舜大聖也禪授天下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所謂官天下者也子之賂蘇代以激燕噲之讓卒之君臣駢死爲天下笑亂臣賊子不知鑒此而禪授之名接迹於後世卒以貽禍悲夫

鄒穆公

穆公知君爲民之父毋而倉粟與在民無異亦可謂與民爲一矣顧與魯鬨而民莫之救者何哉可見仁言之不如仁聲也其視梁惠之移民移粟抑又下矣

滕定公　文公

滕出自周文王之後固神明之胄也晏齊以來雖嘗以名見于春秋猶爲小國之君而未始著也至文公聞性善堯舜之說復井田喪禮之制而滕于是乎有賢君矣太史公謂附驥尾而名益彰其信然哉

孔子

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孔子蓋微子之後封子

宋至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生木金父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其於聖人之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盖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憑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生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實世之詳畧曷重輕焉

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於疑者不入盖傳信也

孔子門人

余觀史遷作史記凡採摭諸人事實言行多旁引厖述雖寓言托喻者勿擇也唯於孔子弟子列傳自子貢外畧節論語中所載問答數言其諸雖經傳可據亦不一及自謂附於闕疑之義豈亦尊信聖賢特加慎重之意歟然其傳夷齊則謂顏淵附驥尾而行益顯述貨殖則謂孔子藉子貢而名布揚於天下序游俠則詡季次原憲終身蓬褐而死雖其遭腐自傷不無憤激而立言若此不幾於侮聖賢者乎其何以為訓也唐司馬貞為之索隱亦嘗詆其疎畧矣余故於

諸弟子言行見於他書凡有益於世教者則輒爲敘之其見於論語則固學者所雅聞也不復詳載云

顏淵

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爲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於當時之君臣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違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子騫

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辨矣

宰我

史遷謂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可見其相憎而不相爲謀也豈得助之爲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余觀史遷於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

傳又有子貢夫孔門高第弟子自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豈不卓然有體有用之士哉矧嘗相魯衛而肯鬻財於曹魯之間乎此盖鄙夫所不屑也特其多聞多見以爲學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遷不察此而又見其結駟連騎束幣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誠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筲之器而黃金百鎰矛劍重器又何辭之有嗚呼曾是以爲子貢乎

冉有

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爲

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束帛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魯論所載為季氏聚歛過與子華之粟要之皆生於退也向使其進於中道則發强剛毅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鳴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爲固夫人之樂取者多也

子路

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秉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

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肹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諒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紛耶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哆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子游

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

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粤其時之人豈不亦厥矣乎而知從游於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孟子與孔子生不同時恨未得爲之徒而猶幸私淑諸人其向慕之誠何如也吾始怪夫吳公子札既聘上國埜子贏博夫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一見焉何邪及考左氏傳與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甫八齡而孔氏世譜則謂札埜子時孔子巳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齊魯之閒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耄矣

子夏

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葢古西河之上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其所稱石室學堂遺趾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於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於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於君子儒乎

有子

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若速貧速朽之言葢可

以理達者也其諸瑣屑之問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爲有子重輕乎

子賤

夫子謂子賤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不信哉然亦唯知人則哲斯能任人矣

南容

南容固翩翩濁世之公子也一從夫子游遂爲君子尚德之人而列於聖門高第弟子學之所繫豈微乎哉吾獨怪其始之載寶以朝固領夫子之教未深豈

亦免於刑戮之一端也與是其時已可慨矣

原思

以原思之貧而辭爲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

子羔

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譬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與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巫馬期

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薛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治天下者必以任人爲先也若但宰一邑則十室之忠信恐或未能灼知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難保其必無也期於子賤亦可爲善學柳下惠者矣

樊遲

樊遲請學稼圃雖疑於陋觀其過齊師則入蓋切己近實非迂遠而濶於事情者也

司馬牛

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所不能免舜之象周公之管蔡季札之光儔柳下惠之盜跖亦各權其恩義之重輕量其時勢之緩急而早爲之所耳向雕作亂牛嘗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晩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琴牢

琴張曠達之士也遂以宗魯之死爲善而欲弔之觀

於夫子之言而宗魯始無所逃罪矣

公冶長

長之爲人無所考野記謂其解鳥音而奪其食爲鳥所紿遂及於獄似涉於誕故畧之

左丘明

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誣多淫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若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

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弁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蟒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往見余太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卽傳春秋者今山東通誌可考見云

子張

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

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哭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曾子

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徑路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辨哉

子思

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始昉於此與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眞傳矣

孟子

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於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

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孟子門人

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唯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爲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騖於縱横以爲朝秦暮燕之游其亦不爲習俗所溺矣唯高子則去而學他術殆固而鄙者也

老彭

老彭從脇而生先儒多疑此事及觀鄭夾漈謂老彭爲商伯子孫迭爲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至以修巳背坼生禹簡狄胸坼生契及魏黃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胳生男爲証且謂浮屠氏不疑摩耶夫人之脇生釋迦而儒者獨疑陸終氏之事余故備述之非敢語怪也

龍子

余嘗觀子思謂龍子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及觀孟子亟稱其言而趙岐則謂其爲古之賢人豈其人固不厭衆論尚在

疑似之間雖賢如思孟尚未能無異同之見邪然其自謂之疾則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嗚呼此正余之痼疾也不知何術能已之惜文摯自謂能已其疾然又引而不發也

季文子

文子卒大夫入斂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季桓子

孔子之用於定公正桓子相魯而爲之汲引也既雖不免女樂之受以沮其行而死且悔之尚冀後人之復登用焉此其一念好德之心苟能充之雖古大臣何以過哉嗚呼桓子尚矣後世若會之之薦康侯元長之引中立不猶有桓子之遺也乎

季康子

康子奪嫡固已逆父命而干倫紀矣又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顧乃聽公之魚之言而用冉有不知果何見也卒至僨事而哀公出奔宜哉

孟懿子

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墮郈墮費伐邾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特叔孫之罪哉噫孔門且然無怪莽公之有丁謂也

孟武伯

何忌圍郈墮費連年伐邾兵爭不息武伯負氣好勝其亦有父之風歟

子服景伯

余聞之恭作肅又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景伯亦魯之才大夫也乃曰陷而入於恭豈將以爲足恭乎不然閔馬父太滿之論其殆有以砭其膏肓矣

臧文仲

凡人之務名者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可以欺衆人而不可以欺君子文仲修辭飾行鼓動聽聞不有夫子孰辨眞贋夫數其事而責之非謂其所善者多也勢重難反指其實而信之也

孟公綽

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公綽之不欲夫唯不欲故不屑於細而優於大所以能獨崔杼之不臣也

公儀子

太史公傳公儀子爲循吏嗚呼豈直循吏爾哉使天下之吏皆君而人焉則廉靖之風行而斯民蒙至治之澤矣

中詳

公叔戍愛龍穆之同巳而不知橋子良之賢其親敬子思豈誠以其賢哉蓋子思之在當時其名顯而龍

穆亦時之聞人也故特附之以假重焉耳嗚呼公叔

戍常有而子思不常有誰其知之君申詳則直斥戍

爲小人之驕者可不謂賢哉

蘧伯玉　甯武子　史魚

甯武子之愚史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

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甯之愚史之

直皆其所能而不爲也蟄以存身非有得於默足以

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噫吾其有感於斯矣

孔文子　祝佗　王孫賈

仲叔圉之奪姞祝佗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

可知已仲尼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子而圉之謚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恕而其與人之周蓋與見南子見陽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遇道之將廢其命也哉

公叔文子

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僎也受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公子荆

公子荆為君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則孔子之所稱者不徒在於居室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

在矣

舅犯

余觀子犯之從文公自其出亡以至於定霸其所施設大率多子犯謀也其示禮示信之屬雖不無權以濟事而仁親爲寶之言直有以發所性之本矣使念念若此又與王佐何異哉

趙簡子

余聞孔子去衛之時將西見趙簡子豈不庶幾其可與哉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殺遂不濟河而旋車矣嗚呼簡子相頃公再相定公戮賢於國中拒聖於

河外而徒思周舍之鄂鄂何爲也哉

子産

余觀春秋之世雖去古已遠而一時人才猶皆三代之英也孔子叅天地備萬物等百王而上之固不當以時論矣其諸若管仲子産博物通方經常達變豈不謂命世之才邪特以佐齊相鄭馳騖功業而於性命之學未遑深究儒者鄙焉迨氣運頻促國步艱難求若人焉不易得矣噫獨不觀空談廢事者視此何如哉

世叔　行人子羽　裨諶

鄭小國也介於齊楚之間亦岌岌矣子產相焉馳辭執禮以當之而鄭不受兵者四十年是辭命所係豈小乎哉草創於裨諶討論於世叔修飾於子羽而子產則會其成焉謂為古大臣休休有容之氣象非邪仲尼表而著之有以也迨夫妬忌日滋寸長必嫉而文人相輕至競毛錐之末苟快己私遑恤國事噫師師之風邈矣吾安得春秋人才而與歸哉

管仲

孔子之於管仲也不曰如其仁如其仁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及或人問管仲則曰人也夫參天

兩地斯謂之人夫子入管仲其推尊之也至矣曰器小者特指三歸反坫而言耳猶云以如是之人而猶屑爲此也盖惜之也非謂其爲覇佐也王覇之辨至孟子始發之嗚呼仲相桓公則誠覇矣自今觀之其所著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廉耻爲重假令遇文武之君將不得爲王佐矣乎

召忽

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

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於

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太史公願爲之執鞭哉奈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嬰且然況不嬰若者乎噫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杞梁華周

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耻不食汲汲於功名之立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盖可想也刑于寡妻厥有自哉

百里奚　宮之奇

百里奚功名之士也宮之奇忠信之人也虞納晉璧

而有諫有不諫亦各從其志也奚豈必賢於奇哉

令尹子文

子文之忠其他可能也置族人於廷理而族人不怨不可能也名稱溢於當時聲光流于罔極豈偶然哉

孫叔敖

叔敖其達人也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其視得喪榮辱固一毫無與於我矣迨死而猶戒其子無受利地焉其貽謀之審而所以利其後者何其大且遠哉世顧有挾目前之寵以釀子孫必爭之害者抑亦未之思與

子西

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務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荆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蓋楚之良大夫也顧乃問孔子於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亦以其知聖而不能舉與噫聖人寔未易知而道之行止有命存焉也何厚望於葉公也哉

張儀　公孫衍

孟子謂儀衍爲妾婦而遷史謂儀秦爲傾危之士豈不信然哉然要之皆智慧過人謀畧蓋世不易得之才也獨其沉溺於戰國富貴之習顛倒於人欲橫流中淪胥而不知返於是爲妾婦爲傾危而不善用其才矣論者謂戰國人才去春秋遠甚以春秋多功名之士而氣節尚存也是孰知功名必流於富貴富貴必無所不至而坑焚之禍其勢且不容已也豈止妾婦傾危而已哉嗚呼後世則又認富貴爲功名而一切趨之矣人才之日流也又將何所底極乎

滕更

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在古已然矣矧於戰國勢利相高之時乃有四公子者乎猶知尊賢而就問也夫季任尚矣曹交王子墊次之滕更就有所挾而執贄墻受業之禮卒致附驥而名施於後世其視揚揚於輕肥聲色而無所比 胥與草木同堙滅者不亦霄壤矣乎

戴不勝　薛居州　戴盈之

宋至孟子時居州以善士名而二戴之言論好尚皆無戰國習氣猶有司城貞子之風萬章謂宋將行王

政豈亦有見於若人之儔與不知宋王偃之淫暴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淳于髡

齊豈有兩淳于髡哉太史遷既傳於孟荀之間乃復首列於滑稽傳中夫亦以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而遷之玩世自嘲亦於是焉寓矣合二傳而觀之髡豈不亦犖犖超脫之偉人哉

孔距心　蚳鼃　然友　畢戰

戰國之士見於孟子書者唯田齊之國爲多然皆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也他不經見奚怪哉其間如孔

距心蚳鼃聞言而悟猶庶幾焉滕之臣雖不多見而然友畢戰猶能任喪禮井田之事則滕文之賢亦因可知矣惜也國小不王故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又曰勢輕重也豈勢固不可少哉

柳下惠　少連

逸民者有可行之道而遇非其時者也孔子尚矣夷齊仲逸朱張其次也降志辱身如惠連其逸民之不幸者與世無孔子孰爲表著之哉夫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天民也君子既不能爲聖人當爲天民無爲惠連之逸民道既不行而徒自降辱可哀也已

楚狂接輿　長沮桀溺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荷蓧丈人　段干木　泄柳

陳仲子　匡章　豨稽

上宮館人

獨立不懼唯君子爲能之矧世趨而風日靡矣獨行之士豈可少哉接輿沮溺荷蕢丈人孔子有惓惓接引之意段干木泄柳孟子雖謂其已甚要而論焉則寔賢者之過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游豨稽不理於口而謂其無傷唯陳仲子似不無少貶雖然亦責備賢者之意也人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可以一善而成名是則然矣但世之學聖未至者不什一而假托以自便者滔滔也獨行縱偏真性猶在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如封人荷蕢晨門丈人上宮館人併其姓名不傳後之人顧有行怪標榜以自矜衒于世而希遂其顧望之私直鄙夫焉耳或猶以獨行概之豈其然哉

原壤　子桑伯子　孟之反　琴張　楊朱

墨翟

余聞諸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當夫子之時楊墨未興佛氏未入中國而老聃又夫子所從問禮者

其所謂異端豈指若人哉寔以托名吾儒而其實則背戾焉者也斯之謂異端也乃若原壤子桑孟之反琴張則固夫子所與者至孟子闢楊墨於是九流之學儒者悉指爲異學夫豈不衛吾道之嚴乎但吾儒所自爲者或浮泛出入而假借影響反不若此輩之精專切實各成一家大都可觀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其目擊時事而言之至此蓋恫切而有餘悲矣余故仍以異學名而繫之一嘅云

太師摯　師襄　師曠　羿　逄蒙

公輸子　庚公之斯

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技藝中亦何嘗無人哉師摯襄曠之制行言論固卓卓乎在人士前者也若庚斯公輸之徒其意氣又可少邪惟蒙羿篡殺斯不足論矣

羿　飛廉　孟賁　烏獲　北宮黝

孟施舍　馮婦

人有恒言彊敵在前懦夫股慄勇力似亦不可少也但小人用壯率多取敗一人敵惡足取哉近時因四方寇作當事者論議遂欲右勇力而左學術噫盍亦反其本乎

宋朝　彌子　子都　易牙

太史公謂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其言若羨慕然者要之有激之言也余觀宋朝以下諸人非禍其國則禍其身統而論之則胥禍焉是又何貴於遇合哉

杞梁妻　西子　吳孟子　南子

賢哉杞梁妻也偉丈夫之忠貞不是過矣吳孟子之歸同姓揆以從父之道猶可委也若西子南子者其老子所謂美好者不祥之器乎

瞽瞍　象　鯀　丹朱　管叔鮮　蹶

桓魋

昔人謂天下無難處之事亦無難處之人唯值倫理之變最人所不幸而難處也堯舜不能傳其子鯀不能庇其父周公右王管蔡為戮展禽僅以身免而司馬牛則殆矣大聖大賢雖嘗權於恩義之間然亦如何哉